

收穫
丛书

远去的白帆

从维熙中篇小说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北照

内 容 提 要

本集编入了从维熙同志三部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大墙下的红玉兰》。

《远去的白帆》描写六十年代初期，借划右派叶涛在劳改队中的一段生活遭遇。着力表现了因后娘虐待而出逃，并且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煎熬的张铁矛和反右倾下台的原劳改农场场长寇安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德。小说文笔流畅，故事曲折。

《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作家以分段回忆的手法，叙述了一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年轻恋人二十多年所走的坎坷道路。故事娓娓动听，如汤

沃雪，歌颂与鞭挞结合，激起人对极左路线的痛恨，更使人珍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光明媚的今天。

《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 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省劳改局处长葛翎被帮派分子章龙喜、老反革命分子、还乡团马玉麟迫害的故事，行文锋利、正气凛然，生动地塑造了老干部葛翎、路成等英雄形象。这部小说，荣获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

目 次

远去的白帆	1
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	103
大墙下的红玉兰	235
后 记	312

远去的白帆

不是序的序

朋友！记得你也是很喜欢繁星的。

在金色的少年时代，我们常常静坐在夜空的银河之下，在谈论文学之余，指点着满天星斗：什么牛郎、织女、扫帚、北斗……偶然间，一道流星拖着尾光划破夜空，不知道向什么地方陨落的时候，我们总要惊奇地呼喊：

“瞧，贼星——”

贼，这个字眼，在世界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是最卑贱的象征，都是法绳和手铐惩处的对象；因为他们自私，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是，我的朋友，在这里我想用我这支笔，来透视、解剖一个人物——一颗和我命运有着联系的“贼星”，以及围绕这颗没有固定星座的“星球”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寇安老头，“罗锅”队长，歌乐山渣滓洞的少尉，“右派”黄鼎，面若桃花的肖玫玫，六岁的小黄毛，以及笔者自己。除此之外，和这颗“贼星”有关系的还有一条狗，两只被囚禁的美神——天鹅，以及象云片一样轻柔洁白的归帆……

我的朋友，你也许会问：

“你写的是寓言故事吧？”

“不是。”

“那么是一篇童话？”

“不是。”

“是悲剧吗？”

“不太象。”

“是喜剧吗？”

“也不尽然！”

“那……”

“我只不过把发生在那特殊年代的历史，和那些人物，浓缩于时代舞台的一隅；把燃烧的记忆写成小说，献给你——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挚友，为真、善、美唱一支歌……”



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话，你很喜欢巴西作家亚马多的长篇三部曲之一《饥饿的道路》。其中有一个情节你还记得吗？这位当时二十岁出头的作家，描写一个因饥饿而躺倒在巴西荒漠中的行者，被成群鹰鸢鸽食的画面。记得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心灵为之颤栗；接着一个“？”号，马上涌入脑海：生活难道真的这么严酷吗？是不是作家故作惊人之笔？

细想起来，所以产生这个“？”号，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少年、青年时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煦阳光下生活的。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就连雨后的七色长虹，我都在一

首诗里比喻它为“迎接胜利的凯旋之门”——我们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上。

究竟是哪一阵强台风，刮来了乌云，这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反正你和我象两片离开大树的树叶，被时代的风暴吹着，卷着……你被放逐到生养你的故乡；我，被历史的旋风，吹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虽然，在我们这支劳改队，没有看见过亚马多小说中鹰鸢鸽吃饥饿行者的严峻画面，但我饱尝了饥饿的苦果，看见天灾谎祸投在社会最底层的斑斑阴影，而我对你要讲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是一九六〇年春节，我年迈的母亲，迎着凛冽的北风，又给我送延续生命的食品来了。她是卖掉《辞源》、《辞海》和全套的精装《鲁迅全集》，登上火车，又步行五十华里，专程来送节日“礼物”的。

什么“礼物”？

只不过两斤核桃酥和一斤白糖。

尽管少得可怜，这些东西已经是来之不易了。饥饿的年代，六毛八分钱一斤的桃酥，涨到了五块五毛钱一斤；母亲每次看望我来，都是把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雨果、梅里美、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曹雪芹、肖洛霍夫的书，送进旧书店，换来这点高价的“进口货”。因此，每当我用牙齿一点一点咀嚼这些食品时，都是甜在舌尖，苦在心头。朋友，一个爱文学如生命的青年人，吃着前辈大师们的精神血汗，请问，还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事情吗？那简直好象一口一口啃着母亲躯体上的肉，你说是吗？

精神上的痛苦，如果能够解除饥饿，延续生命，那倒也好；但是它抑制不了饥饿，还是要靠物质解决肚饥。在这方面，我的一个“同类”，原B大学西语系助教黄鼎，有过一句名言：“一切动物脂肪，都能化成人的脂肪。”这个瘦高的、长着一双螳螂腿的知识分子，真如螳螂捕食昆虫那样，在夜晚的灯光下，伸手抓起向着灯光聚集的蝼蛄，往嘴里填着，那股香甜劲儿，象是吃着手抓羊肉、渤海大虾；他把省下来的白薯面窝窝头，给带进劳改队、年仅五、六岁的儿子小黄毛吃。睡在我身旁的小青年张铁矛——绰号“铁猫”的“贼星”，在砍草时发现了一条蛇，简直是如获至宝。他剥去它的花纹外皮，又用镰刀割去五脏，拢了一堆乱草，烤蛇肉吃。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象吃着腊肠一样惬意，至于他吃的是草蛇、菜蛇，还是有毒的蛇，那是无暇思考的。饥饿向人们挑战，——这，就是天灾荒祸，在我们这支劳改队里的一幅真实的画面……

每逢假日接见，那间接见小房的周围，总是聚拢一群围观者。他们不是看人，而是盯着那些食品口袋，好象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纸包、塑料袋、就能得到某些心理满足似的。春节期间，家属来探亲的人多，当然，围观的人，也按倍数增长。他们隔着玻璃窗户和门板空隙，向里望着。我们“罗锅”队长已经几次申斥这些无聊的罪犯，他们就象苍蝇恋食臭肉一样，轰走了，又忽地一下子飞了回来。

这有什么办法呢？饥饿！

我们“罗锅”队长是个严肃过人的干部。他从来不扭头看人，而是用眼球的转动斜睨着你，不管你是罪犯，还是家属。这种目光，是他的职业形成的一种本能，因为列队站在他面前

的，都是不能列入公民队伍的劳教分子；久而久之，鸡群之鹤的那种骄矜样儿，就自觉不自觉地渗入血液，钻进骨髓。在接见室，他常常盯着手腕上那块国产的天津五一牌手表，对每个不同时间走进接见室的家属，他都记得准确无误，因而任何家属，都无法多延续一点接见时间——不管你来自南海之滨，还是北国边陲。最使我佩服的是，他那两只短粗的手掌，就是一杆标准秤，双手一掂，就能准确地量出食品的重量。他严格地执行只许收留两斤食品的规定，用手秤量出超重的食品，一律退还家属。这一点上，“罗锅”队长铁面无私，堪称一绝。

朋友！在“罗锅”队长手秤的检查下，两斤桃酥交给了我，那斤白糖属于超重之物，必须交我母亲带回。我心情非常沉重，母亲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接见时间一到，她迈着忧郁的步子走出房门。

谁也没有料到，门口蹲着一个装作晒太阳的饿汉，我母亲刚出门坎，他一跃而起，一把夺下她手绢包着的白糖，不走大门，而是跳下结了冰的壕沟，向劳改队的宿舍跑去。

“罗锅”队长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高声命令着围观的人群：

“这是干的嘛事！快截住他，快——”

一群围观接见的人，蜂拥而上，一齐奔向了那个抢糖包的汉子。我捏紧了手里那包点心，望着那些在冰上为白糖而格斗的人们，心里百感交织。我很清楚，参加争抢的人们，并不是想把截下来的那包糖交给队长，而是借着这个合法的拦截机会，把白糖吃进自己的肚子。这个抢糖包的汉子，看看自己身陷重围，四面楚歌，为了脱身猛地把糖包往远处一扔，于是，

他解脱了包围，人们朝那个滑动着的、象冰球场上的冰球一样的小包裹追了过去。

朋友！别看那些面色青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儿，争抢起食品来，却都表现出超越他们体能的强悍和勇敢。尽管“罗锅”队长在高声喊着：“你们这象个嘛——嘛——？”仍然无法阻挡他们象冰球运动员那样追逐。他们在冰上摔得东倒西歪，对那包白糖紧追不舍。这时候，有个身材最小的人儿，左腾右闪地跑在最前边，他先用身子一扑，把白糖包压在身下，看看周围的人还没有追到他身旁，爬起来把糖揣进怀里，一溜烟儿似地跳上地面，闪到房后不见了。

背后的人不甘心地朝他喊着：

“‘铁猫’——你站住——”

“你这个小扒手……我碎了你！”

朋友，这个把白糖包抢到手的“铁猫”，就是星群之中的“贼星”，也是这部中篇小说的中心人物……

二

一个鄙俗的小人物，值得你写吗？

朋友！我要回答你：“值得。”

张铁矛才十七岁，“铁猫”这个绰号，是来劳改队之后，那些真正的贼给他起的。

他有着一张安静的脸，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的牙尖；再搭配上细眉细眼和挺秀气的鼻子，乍一看，腼腆得如同一个姑娘。可是就是这个小家伙，来劳改队之前，已经演出过一出近

似于荒诞的戏剧。

他落生在S市一个以木雕为业的家庭里，他爸爸是个能在杏核上雕出琼楼凤阁的名艺人。当“铁猫”十二岁那年，他的亲娘害肠癌去世，爸爸娶了个泼妇一样的后娘，从此“铁猫”的苦难命运开始了。首先停止他上学，继而叫“铁猫”当小当差；到了一九六〇年饥荒笼罩了这座中等城市的时候，粮食短缺导致了家庭矛盾的升级。后娘拿着一根擀面棍，先是敲打面板咒他是“造粪机器”，后来干脆举起擀面棍指桑骂槐地撵他出家了：“你看见面袋空了没有？鼻子眼能出气儿的都给我滚，自个去找出路！”“铁猫”爸爸怕这个后老婆，就如老鼠怕雌猫，在关键时刻，放不出一个响屁。“铁猫”一气之下，离开了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家——这只乳毛还没有褪净的小家雀儿，扑棱着翅膀飞向茫茫苍穹，开始自己找食吃去了。

如果他果真是一只鸟儿，那倒也好；偏偏他不是鸟儿，而是一个有大脑有四肢的活人。那年月，食品是那么奇缺，“铁猫”在城市里转了整整一天，还没有一口热饭进肚。

黄昏时分，他的肚皮已经接近脊梁骨了，在肠胃一片咕噜咕噜鸣叫声中，他溜进R市百货大楼的厕所，等商店下班锁门之后，“铁猫”钻进了卖糕点的柜台。当他填满了肚子之后，又从百货柜台上偷来一个帆布旅行包，装了一提包糕点，龟缩在僻静的柜台一角，坐等黎明。

当时正是盛夏八月，昼长夜短，在“铁猫”还靠在柜台上打盹的时候，商店的大门打开了。上班的售货员马上发现了他，“铁猫”象只狸猫一样跳起来，向门口狂奔。这时，潮水般的人流涌进刚刚开门的商店，“铁猫”以乱裹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

中钻来钻去；等售货员追到门口，“铁猫”早就消失了踪影……

本来，“铁猫”已经成了网外的游鱼，偏偏这天气气候酷热，骄阳似火。“铁猫”塞了一肚子油脂食品，感到口干舌焦，好容易在一个僻静的小巷，找到一个自来水管的龙头，他急不可耐地把嘴伸进龙头之下，咕咚咕咚喝起凉水来。朋友！你久在农村，一定知道这样一个生活常识：如果溜了缰绳的牛、马、驴、骡，到摊晒粮食的场院，吃了过多的高粱和大豆，再喝上过量的冷水，很容易引起肠胃破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肠胃则更加娇嫩，这是十七岁的“铁猫”所不理解的。因此，他的嘴唇刚刚离开自来水龙头，肚子就如同拧辘轳一样地绞痛起来，他捂着小腹在地上打滚。

朋友，当“铁猫”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榻上，病榻旁边看望他的人，不是他的什么亲人，而是民警。“铁猫”正愁没有一个窝栖身，顺水推舟地编造了他是个惯窃的神话。于是，他就被押到劳改队与我伍来了。

这个孩子有个非常独特的爱好，他喜欢用一把小刀在木头上雕刻花、鸟、鱼、虫一类的玩艺儿。每当假日或地头休息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喜欢挤到墙根或者避风的角落，开始千篇一律的“精神会餐”。“铁猫”总是一个人躲到远处，用小刀子刻着他的艺术作品。当他知道我曾经是个青年作家时，便借出工劳动之际，挖来一块青灰色的黏泥，用他那两只纤巧的手，捏了一个鲁迅的人头像送给我。这个泥塑，把鲁迅先生横眉冷对的神色，表现得维妙维肖，简直和画像上的鲁迅没有一点差别。为了答谢这种友谊，我送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我们的友谊——一个“右派”和一个“贼”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由于这次节日的接见，我和“铁猫”之间的友谊，受到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你还记得我前边写的那场“冰球比赛”吧！按我的理解，“铁猫”那天所以不顾脸面，在壕沟的浮冰上去抢那包白糖，完全是为了我。照友谊的程序，“铁猫”应该把他抢到手的白糖，首先交给我——然后，我们一起把它吃掉，这才是道义和友谊的逻辑。不然，“罗锅”队长也会追寻这斤超限的白糖的。但是，“铁猫”这几天不但只字不提这件事，反而总是回避着我的目光，好象有无穷的心事萦绕于怀。往常，临睡之前，他常常要我讲些文学名著中的故事给他听，比如：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郭沫若的《孔雀胆》、孙犁的《荷花淀》……这两天，他一躺倒在土炕上，就把脊梁甩给了我。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特别使我惊讶的发现是：有一天，我都睡醒一觉了，当我起床解手回来时，看见“铁猫”两眼直呆呆地望着房顶——房顶的犄角上，爬着一只正在吐丝结网的蜘蛛。

“铁猫——”

他马上闭合了眼帘，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睫毛在微微抖动。

“你这是犯什么傻？”我用手扒开他的眼帘，用劳改队的语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他叹了一口气。

我看他脸色阴郁，诱导他说：“小小年纪，叹什么气，我给你讲个故事，叫你高兴高兴！”

“我不想听。”

“你今天是怎么了？”

“叶涛，你真的不知道吗？”“铁猫”用胳膊肘支撑起身子，探着头对我说，“黄鼎被‘少尉’狠狠‘咬’了一口，送禁闭室了！”说完，他本能地伸长脖子，警觉地向睡在门口第一个铺位的罗允中看了一眼。

“我知道。”

“那你怎么还有心思……”他眯着眼睛注视着我。

“你哭就能把黄鼎哭出禁闭室吗？”

“不哭，可也没心思笑哇！”他烦躁地皱着眉头。

我缄默了一会，说：

“这个‘老帽’还盯着我要那斤白糖哪！说是超重食品，要交给队长，贴上邮票寄回去。”

“真？”他又翘起身子，眼睛也睁圆了。

“是呵，你把糖放在哪儿啦？”

他迟疑了片刻，象想起了什么被遗忘的事情似的，翻了褥子角，一下在炕上跳了起来：“真他妈的怪了，那包糖怎么自个儿长翅膀了。”

“小声点！”我拉着他的一只手。

“丢了东西为什么还要小声？”“铁猫”甩开我的手，“忽啦”一下，把整条被子一掀，扔到邻居身上，高声朝门口喊着，“报告班长，那包糖丢了！”

子夜时分，屋里二十几个“成员”，都被他这一嗓子给喊醒了。他们有的披衣坐起，露出关切“铁猫”的神色；有的躺在被窝里，向我投射过来幸灾乐祸的目光。我理解这些目光的含意：“你总把贼当成朋友，这回叫贼咬了一口吧！”“你白念了很多书，可是连‘贼喊捉贼’的典故，你都不懂！”